



02095

宋文憲公全集卷四十二

元故朝列大夫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仕趙侯神道

碑銘

於乎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初侯未亡時嘗謂濂曰生平交友雖多唯待制柳公侍講黃公相知爲深二公旣已卽世吾子其高第弟子也宜有以知我我死子必銘之濂辭不敢當言未幾侯以執節不回遇害而至於死死後三月其子女直復衰經踵門拜泣曰先子將終時無他言但以必得先生銘爲請先生若重辭先子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濂聞之與之對哭失聲於乎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雖然侯不以濂爲不肖每以忘年交視之至其沒也復使執筆以從二公之後其知濂厚矣縱不能文可不具列羣行以白侯於不朽耶謹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一

按狀侯名長勝後更名大訥字敬叔姓趙氏先世有屬籍於宋其諱元儼者實熙陵之第八子封周王諡曰恭肅恭肅生允良封定王定生崇絳贈太師安康郡王諡曰孝榮孝榮生仲鑣奉國軍節度使封南陽侯南陽生士翮贈武節大夫南渡初自開封遷家睦州武節生不玷武義卽因添差監婺州浦江縣稅務徙居浦江爲浦江人武義生善近訓武卽訓武生汝遷從義卽從義生崇棟會稽縣尉縣尉生必班累贈奉訓大夫慶元路昌國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則侯之父也侯少闔敏通蒙古字學遂以譯曹掾起家補泉州錄事泉爲寶貨之府大商巨室犬牙而居侯不少徇大盜弄兵寧都焚城殺守吏勢張甚州之無賴男子帥衆應之遂謀來攻城侯令沿河作大柵以遏其衝簡彊丁數百乘城侯騎白馬

奮呼後先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中書遣使者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錢不與材等民相顧大驚畏使者不敢發一辭侯獨列民貧困狀請益之民爲侯生立祠賈胡及惡少年挾帥臣之威肆行市區與文學掾分爭搃之出血侯縛使赴獄轉輿化錄事官賦多隱弊歲勒受役者代輸侯搜舊官書驗之則鄰縣民產也民服罪大姓數十家倚權貴人久不應科繇侯役之無所遺屢以重勢撼侯侯不爲動淨屠鏡空爭長鏡擊死瘡兒誣之兒忽甦空執送官官受賂出鏡罪部使者以其牒下侯鏡獄遂成越一年攝莆田縣事縣僧慧與子華競令人殺嬰孩中子華吏入子華死侯廉得實白其寃亭民以兵器私鬪詠官互以計相傾三年不決侯憫其毀家各傳以輕法拜舞而去改漳州路龍溪縣尹俗尙鬼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

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殺犬來祭侯投神江中移其石以修孔子廟庭畚丁洞獠雜居縣境上官稍侵之輒稱兵暴掠至煩大軍終年屯不解侯調御有道不敢爲變富民蘇甲怙勢殺人行賅郡守沒其罪侯抱案詣府歷斥其奸守盛怒陷侯以重罪上官察非實侯獲免稅册多虛額應役之家咸破侯於實稅中十加一而均輸之桑門清眞其鬪清不勝遂搃死人陷眞連坐者餘百侯獨正清以法餘皆釋之侯秩滿歸爭遮道持金爲謝侯却去弗受民爲樹碑柳營江上好行利興作常籍爲媒徧侵閭右民侯曰吾不久當更毋遺患後人也凡官廩悉新之興大役而民不知咸以爲神或出遠郊父老攜子弟聚觀各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其爲人愛慕如此調泉州路永春縣尹不赴俄遷溫州路永嘉

縣尹轉運可以鹽壅不行計民口賦之吏遂並緣爲病侯令富人買而售於民民安而課登旁州縣列訴於府請如侯法瑞安何良爲官書指平民私販鹽司逮捕急民自殺者三人事下侯治徒良於汀州巡邏小兵如良爲者甚衆侯復痛懲乃已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侯出新意並亘數千尺列植大木先障以其芒般浪勢次填沙土而甃以石迨今不壞古田賦重耕者多遠竄侯命役人與田鄰合耕而入其粟亭戶兵甲侵官民田數千畝有奇侯罪兵而復之陳孝子墓久不治侯爲建亭樹表以勸其俗賑荒之粟積至五千斛遇善歲不散侯恐吏巧奪也各呼主名給還除溫台等處海運千戶未上丁母夫人憂改知吉安路永新州階從仕郎四轉至奉訓大夫永新民素橫勢出守吏上每論役甲乙相諱數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三

不定侯釐正版籍列爲十年使之次第相承素巧避者不脫苟有辦集又度其力薄厚爲差官賦視常歲輒早登民以死狀聞官案驗之率吏千餘從行民逃匿數里無烟火侯與一二吏出田井晏然官每惡屍弗近一聽吏侯憂吏奸親臨場詰驗無難色鵠湖羅陂皆羣盜淵藪時出鈔掠爲過客患昔嘗置戍軍要莫能禁侯出奇計剪其渠魁入人餘黨奔潰彭源險遠視羅陂奪攘尤甚侯令巡檢移鎮其地盜風爲止鄉飲酒之禮久廢大比侯率多士行之盛衣冠自南館入學宮正容耦進先後不亂舍菜已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歎悅在官二年告老解印綬而歸將歸民悵悵如有所失爭詣省憲二府乞留侯固辭不可百里之間嗟惜贊頌之聲交於道路至有署侯爵號事之如神明者侯旣歸中書

以聞命以同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其事階陞朝列大夫侯  
遂優游里閭與賓朋過從扶杖徒行儼如布衣時縣大夫問  
政直告以利害匡救其失爲多至正壬辰中原兵大作蔓延  
江南江浙行中書數遣大將統軍來過侯告之以恤民止殺  
言多聽成戊三月丙辰睦州破六月乙酉兵入浦陽侯倉黃  
未及避有被甲持戟而入者自稱徐將軍聞侯有重名以甘  
言誘之使降侯曰吾爲元朝老臣唯有一死報國耳毋多言  
徐知不能屈去繼有至者強其行以見主帥侯曰吾老不能  
步復使之乘馬侯曰吾不能乘遂遇害幸不死創甚至七月  
丁巳竟歿越三日庚申葬於縣東五里之岡士大夫莫不爲  
之出涕帥聞具侯死節褒贈於朝文雖上不報侯享年八  
十有一母黃氏縣之士族累封浦江縣君娶同邑張氏生男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四

子六人友誠友進友淳友恭友年友諒友誠早卒友淳福建  
行省宣使女二人永嘉縣尉龍泉季某之子某瑞安唐彥驤  
其婿也次娶永嘉許氏忠簡公景衡七世諸孫女累封浦江  
縣君生男子一人友仁少房武林周氏生男子二人友保早  
卒友聞去家爲道士河西張氏生男子三人友直友端友毅  
皆業儒友端早卒侍姬李氏生女一人適朝列大夫建德路  
同知總管府事吳薰之子桷桷能文辭孫男七人季祐季寶  
季直季道季寧季能季明孫女六人皆未行曾孫男一人道  
貞侯局度精明濟之以廉剛所至以鋤強梗聞吏卒畏威無  
敢出鄉元豪宿猾咸相告引去至於興學校治水利之事尤  
加之意學田奪於民間者必復之陂湖或不築躬視其成雖  
大暑寒弗避侯生平不識請謁義所當爲雖尊官顯人勢相

統屬者有不暇遜常日誦曰我有命在天不以柔媚而得不  
以剛直而失男子之膝可易屈耶君子韙其言侯年旣耄賓  
客故人多勉侯爲子孫計何爲久自苦侯笑曰吾在泉時寶  
貨俯地可拾尙弗顧今肯爾耶於乎何其賢也士君子能建  
治功於隆平之日而或不能保大節於危難之時蓋爲政以  
及物者易而殺身以成仁者難侯自歷官縣州以循良之吏  
著名及至見危授命又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不賢而能之  
乎侯之家食尙若此使當大藩之寄其不能爲城郭封疆死  
守乎執德弗回至死不變在古者猶鮮能況今人乎賈子所  
謂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者非侯其誰也是宜銘銘曰  
天地正氣隨時降升明爲日月流爲風霆我人得之挺然自  
生直養無害與我道并在子死孝在婦死貞在臣死忠弗撓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一 徐刻八編 五

弗傾苟無是焉欲然不寧言言趙侯萬人之英歷仕州邑以  
治劇稱大軫錯節不與刃爭和而陽春肅而秋刑讐伏暴強  
撫綏發悍吏有師傅民有父兄迨於懸車方洋里閎崇論竑  
議有轟其聽鎮譁遏浮方藉老成太白吐芒遭時搶攘侯誓  
弗屈竟死於兵忠精耿耿上摩日星非氣之正其何以能五  
里之岡有山若城巨碑巍巍太史勒銘高風凜然百世可徵

元故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張君墓碣銘

君諱仲儀字伯威張姓絳陽人以大官薦由絳學正入翰林  
爲書寫改戶部令史出爲江西行省掾俄入掾中書用年勞  
遷寶鈔庫副使階奉直郎調奉訓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  
杭爲東南一都會臨以省憲二府卒有事左牽右綴若未易  
爬梳君處其閒不吐不茹上下藉藉稱之曰能吏能吏云海

寧潮溢民田廬多沒君憂之以特牲禱於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園廬無以居神忍化爲魚鼈宮耶卽爲魚鼈宮神亦將何依吾恐神不自寧也神如識我語良海波當帖帖禱畢親沈石水中命健卒千人繼之未幾復海爲地陞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轉奉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豫章歲凶民掘野鼠食餓孳橫道因聯袂爲旗執棘荆集城下將爲變衆憚不敢往君單騎出呼曰爾等寧餓死可血死乎我張都事也敢害者前敢害者前民皆泣拜散去君還言於省臣大發倉廩賑之賴以活者萬數蕭鄧二大姓以武斷自豪州縣踵門受業顏色小異輒縮縮不敢進小民重足立戒毋敢高聲語君皆捕治於獄聞者刺羊豕相慶曰吾屬臥始安枕矣擢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年始六十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六

八至官一月卽喟然歎曰鬢毛已種種尙可仕弗止乎當從天子丐我婆婆大陰山閒以沒餘齒耳遂上休致之請掛冠徑歸越一年卒至順癸酉十月十日也君藏書數千卷繙閱不輟上馬入公府亦銜置袖中人譏以蠹書蟬搖首笑不應曾祖諤金明昌中舉進士登第官至朝請大夫吉州刺史聲號赫然祖和抗節不仕父筠以君貴贈奉訓大夫同知河中府事飛騎尉追封正平縣男元配郝氏再配陳氏皆封清河郡夫人子男三曰桷早世曰柞奉政大夫紹興路餘姚知州曰楫廣州路增城縣尉女二孫男一柞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山之下銘曰

於戲乎君其仕也振振其止也閭閻是惟有元能吏之墳於戲乎君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  
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卽葬縣  
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  
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  
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葬府君之穴  
夫人則是月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漠沂以  
架閣君既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  
從兄溫州路經歷泳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銖字彥平其  
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  
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  
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一 徐刻八編 七

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聞聞生  
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  
母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以孝  
聞年十六善爲廢舉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綺以來八世  
同爨朝廷嘗表爲義門子姓之多至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  
田八百畝有畸建嘉禮莊以給婚姻之用俄撫饑咎曰太阿  
在室孰知其有剽犀刺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子將  
爲萬里游當必有所遇卽弗遇歸老邱壑亦未晚耳於是戒  
行李與親舊指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  
人爭相引重時脫脫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爲務一  
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爲行宣政院照  
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權至重浮屠以幣交者



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浙江行省右丞相朶兒只公以元勳碩德方領院事察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歎曰凡受檄來者恆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橐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旣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汨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爲聞於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其利之習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於市處之猶貧人然會從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一

徐刻八編

八

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爲卽日解印綬而歸居亡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情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歎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箠吳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濂勞氏諱觀漢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愨宰物必均寧己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於上下神祇及有疾猶扶憊東面叩頭再拜遇漢沂慈甚賸人報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澹許適黃育其母曰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烝烝兮能順皎皎兮弗渥也斷斷兮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若人名不滅也

考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鄆府君墓志銘

代黃侍講

無錫鄆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年爲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奉故禮部尙書宛平曹公所爲行狀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鄆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震不懼元符三疏光於史牒子孫蔓延散處吳中遷居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曾祖厥諱聞善祖諱成大再世不顯遇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聲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祿食恢其先業益厚於貲齋已裕人遂大厥施君諱德修字曰君永生而慧明長而凝靜志學嚮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遺榮自適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侈麗人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九

有衣服美錦織絺君則弗御終身布韋人有室廬穹檐邃宇君則弗居取庇風雨推其所有惠於宗婣由近而遠恤其鄉鄰爾弱我扶爾匱我給力苟可爲靡有弗及或觸機奔深憫其窮排難解紛不自爲功青青者筠內虛外直以名吾軒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違行孚於衆譽望所歸展也吉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一人是曰師尹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侃與儼克肖其父女適顧璋暨錢允臣餘皆幼艾在室未婚泰伯之鄉崇德之里爲君宅兆其葬以禮君所結交時之豪雄知君最深莫如曹公謂君爲人卓越醇厚其言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九丸有子承考謁辭圖堅顧慙不敏筮屬史氏畀以刻文昭示無止

方府君墓志銘

楮槩有義士曰方府君鑑字子兼裔出元英處士于千自新定隱鑑湖其諸孫教遂徙楮槩華山至府君十三世曾祖賀祖天與父世卿宋季游太學以文鳴府君氣軒邁讀書志欲篤行不屑泥章句見裂載籍以綴文題者唾去與兄鐵甚相友人或鼓簧言撼之久不能無動府君悟曰兄弟天屬也我何敢爾我何敢爾卽造兄前且拜且泣金繒悉聽其所爲弗問簞食豆羹非對案弗御閒以論辯貽兄怒輒屏氣長跼伺怒霽方起歲大祿人盜無斗儲大厲又頻行咸自度必死競操挺起爲盜府君憂見顏面盡斥故藏易粟東陽郡椎牛釀酒享壯者使巡耄弱之廬口賦以食病者親注善藥環數十里無譁掾捕賊恆倚爲聲援府君營腴田十二頃貯其歲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十

爲義莊凡宗屬孤惻貧窶者月有給嫁昏有助死喪有棺槨及瘞剝之阡復設義塾一區中祀先聖先師旁挾六齋後敞正義堂招講師以六藝摩切諸生義聞烜赫士有不遠千里至者業成多至大官侍御史馮翼欲上其事府君謝曰此無甚高事假是以徼寵名非人行也府君祭先甚謹牲牢必潔碩帥家人雁鶩行進就位立不失尺寸升筵奠醴齊執事者薦籩豆脯醢興俯拜跪穆然無聲治家內外斬斬與人交不設城府客至執觴興曰請以是爲君壽連日夜不厭客辭去亦不復強也天厯戊辰三月丙寅以疾終得壽若干娶富春張氏子四澤哭府君過哀疽發卒汝饒州路樂平州儒學教授灑洒有德有文者也孫四懷樛櫛會孫二焯煜其年夏四月庚申葬府君白門里鳳凰山下執紼者數千人皆出

涕宗族耆長及五尺之童至今言及府君輒呱呱泣天白項  
炯先生狀府君之行甚備泗持來謁予銘范希文有意賑族  
貧不逮者二十年及爲西帥登政府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  
志府君以布衣行之且建學焉豈非所謂豪特士哉庶幾可  
不朽者銘曰

士之有施欲奮而飛卒韜其英養之冲冲振之隆隆唯積乃  
成有廩之充有學之豐益昭厥聲我卹我宗寧置我躬澤及  
孤惇臯比儼如矜佩鏘如左尺右繩百鳥紛紜西東成羣孤  
鳳之鳴儋爵析圭族有瘠羸亦聞之腥矧克教之以樹其彝  
以牖其誠不震其滄誰廓其潛後嗣曷程白門之陽有崔者  
岡尙勒斯銘

鄭府君墓志銘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一

徐刻八編

十一

鄭府君諱鑾字景和浦陽白麟溪人其先自睦遷曾祖政祖  
德璋父文轟君家九世義居羣從子姓中而君最良婉婉怡  
怡周旋上下其和氣蓋可掬也生平不以惡言加人人有干  
之示以一默馭奴隸有恩君亡已久言之有實涕者享年二  
十有八其配黃氏諱淑字延冲君亡時年始三十以節自守  
潔白如水雪至六十一卒子二源溱源字仲本剛介有立好  
施與且通神仙家言溱天孫一棣善屬文君卒於延祐七年  
十二月十五日黃氏卒於至正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君先葬  
烏傷延壽山堪輿氏咸曰不利今以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遷於縣之靈泉鄉黃崑山黃氏耐焉子少與重本爲金石交  
遂以女珣歸其子旣朋且有連棟來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夫以義稱婦以節聞其何媿古之人

楮趙君諱友桂字說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會祖曰崇焜祖曰必垵國子進士父曰良贊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鉤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一有罅罅必識而啓之弗嘗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窺其會通蓋君子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徵開發爲辭章珠潔玉濫絕無鴟盤弩拔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與數稱君奧雅不羣君亦視學愈于人恆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且語弗契輒覆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旦或怒詈如鬪勢或大號墮幘在地唯恐卓去亟故挽游仙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館

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寡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藝屢黜去蹇剝且益之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警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娶無爲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錄辨南泉稿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柩以其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子哭丐銘其墓子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寡陋獵取凡近以斧藻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爲毛鄭此爲韓張巖然若可名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喫喫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爲者耶如君者殆可

哀已銘曰

不昭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於隳我懷伊人中心可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爲龍文上貫少微後于萬年於赫弗虧

葉仲貞墓銘

代柳待制作

楊廬李驥龍嘗與武林葉禎交禎年三十時從父某來桐廬爲釣臺山長山長君死禎貧不能歸驥龍爲合錢予之使賣藥市中以自給禎風神蕭爽不能隨世沈浮每遇月白風清輒同驥龍買舟泛桐江而下驥龍善洞簫禎歌古辭扣舷而和之或至忘返蓋飄飄然游於物外者垂二十年而不知老之將至也禎一日病革憂戚莫知所爲驥龍顧禎曰君非念後事乎有驥龍在君何憂禎喜力疾起拜曰此膝未嘗下人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七十一

今不覺爲君屈也竟不能食三日死驥龍爲具棺斂買地葬焉後一年驥龍亦卒驥龍之從弟懋哀禎不娶而無子復合禎之所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華林僧院俛立主以奉禎初禎善爲學不治章句頗喜以詩自鳴翰林學士貫公甚器重之稍長習吏於浙西憲府部使者欲辟爲屬不就天厯中有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禎以善書應募法當得儒學官亦不就蓋禎氣岸多豪一言不合輒徑去故卒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屬其世系禎未嘗言今皆不可知享年五十有四以重紀至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葬於玉塢山原去驥龍之墓不二百步葬後四月懋復爲伐石來請銘昔粵謝翱以善詩來游吳越聞吾鄉岩南先生方公鳳實與之游翱死無所歸公爲率一二友生葬翱於釣

臺傍且刻碑志之其事與驪龍兄弟正相類豈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耶非耶先聖人嘗有言曰死於我乎殯驪龍兄弟蓋近之矣是宜銘之以詔後之人銘曰

吁嗟葉生胡不恤汝家吁嗟葉生胡不就汝實而斂汝華使子載之祀一朝而墜豈汝之不自力抑命爾耶幸有仁人既殯且薶汝已歸骨於此矣予尚何嗟

吳子善墓銘

濂之友吳中子善世家婺之東陽自曾祖某祖某父某咸爲儒至子善益務讀書從里之大儒陳樵先生游初濂謁先生太霞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於海紅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詩奮袖起舞子善侍先生側目濂引滿以成先生之樂濂自是得與子善交後三年再謁先生復見子善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十四

時先生年耄重聽或有所問子善從旁書濂言以對及濂辭先生還子善送至山高水長處坐石共語依依弗忍去自時厥後久不見子善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陋巷閒雖無僮石之儲會不少戚戚動於中每遇明月之夕輒鼓琴以自娛琴已復把筆咏詩弗輟濂竊悲之人往往窮則失守有若子善之爲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子善而謁焉則子善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知耶子善之固窮如是乃復使之早天是果何理耶嗚呼悲夫子善通周易諸家說屢就試有司不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爲生二子長某五歲幼某三歲子善母死未幾而子善又死二子益惇然可念子善之友張良金韋編蔣偉器率諸好義者旣買棺以斂子善復用羨財贍其諸孤子善得年四十生於皇慶壬子某

月日卒於至正辛卯某月日以某月日同母葬於縣南二里  
姜原蓋濟遠所指地也葬立年偉器來謂濂曰子與子善頗  
交久盍爲銘嗚呼濂尙忍銘吾子善耶昔孟郊歿貧無以葬  
其友樊宗師爲告諸嘗與往來者經營喪事且以餘資給其  
遺孀昌黎韓文公與郊游甚洽實爲銘其墓今觀子善之事  
固不能盡同其交友之所盡心者則蔑古今之異也濂雖無  
昌黎之文又可無一言慰子善於地下耶嗚呼悲夫銘曰  
孰使子材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彼蒼者天曷其夢  
夢一氣悴榮或繫其逢我作銘詩以弔其凶以哀其終以揭  
其封

蔣處士墓碣銘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十五

發之東陽有處士曰蔣君者君子人也性純謹無僞自守甚  
篤遇人恆躬躬然若畏之者或有紛糾出片言諭之雖愚夫  
則又翕然服簞食豆羹不繼室廬不足蔽風雨君安之唯拯  
愆扶難則竭志慮不遺餘力弟仁出後仲父復來求分田君  
予之不吝君疾勞問者無虛日及死莫不哀傷焉君諱崇字  
伯尙其先自毗陵遷東陽會大父伯大父忠父元母陳氏娶  
天台奚夥子男四長偉器次安仁次文懿次孚祚文早卒女  
二壻曰張壽一未行亦早卒孫男三長公輔次公告次公憲  
孫女三皆幼君壽六十三卒於元統甲戌正月初八日以至  
正癸未十月初一日葬於清泉里崑崙山之麓葬後十一年  
偉器具羣行謁濂爲銘濂雖不識君幸辱與偉器交偉器知  
尙正學非義所在誘以百金不爲動觀偉器之行足以知君  
矣銘何敢辭銘曰



君之行一何良也有子爲儒知家教之有方也刻文墓門庶  
千載而彌章也

鄭檝墓銘

浦陽鄭檝少凝慤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爲詩  
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爲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二十至正  
丁酉三月辛巳以病熱亡四月癸酉葬仁義里三角山其父  
濂哭之慟來謂子曰檝也幸從先生游先生謂爲可教竊意  
其能克吾宗今不幸死矣先生儻不死之盍爲銘予聞亦哀  
不自勝爲著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希望其成矧如檝之秀穎者乎今未出弱齡  
而遽實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鄭夫人夏氏新阡墓碣銘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七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緡閱之倦因默坐  
木榻上忽鄭君濤喪冠經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邕字伯熙  
生十九年卽與濤爲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  
枋始三歲未能勝薦奠保母掖至柩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  
事念母不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  
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  
有顯人邕之曾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木  
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卽兩浙都轉運  
鹽使司黃岩場監司令司令君娶永嘉陳夫人陳生二女伯  
卽邕季曰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邕  
配濤以穆配濤之再從弟承後十年二女實來濤家去年十  
月朔穆旣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

降凶於濤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媪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怛怛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既劇會司命君卒黃巖邕復哭之哀逾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邕一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初三日窆於穆之墓北車門塢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粗有知或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有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爲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警枋也銘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十七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不爲之改容

麗水二賢母墓碣銘

麗水有二賢母一日周夫人元靜一日龍泉縣君徐淑夫人適同邑林府君侑縣君歸府君之子宋鄉貢進士今累贈祕書監丞江夫人知攻書旁愛道術家言嚴齋戒以事神明奉其姑周氏曲盡孝養主饋非鑿御弗之進縣君賢甚養夫人亦如之至元丙子江南內附秋九月兵入括縣君生新州守定老甫六月祕書君急負之窟大澤中游騎追及射之遂棄新州馳入民廬以終夫人與縣君辟地東山聞變挾賧入閒行蹤跡之又遇兵靡夫人却而迫縣君東行婦姑相持慟曰同歸九泉爾終不能苟生也夫人計無所出乃號請神曰神

奈何絕我子既兵死孫又棄中野獨一婦存忍使其顛連乎  
神奈何絕我俄而兵目眈似見負裝橐行者持戟趨奪之婦  
姑乃翳灌莽亂走偶過澤畔則新州在地弗怖弗啼媵人愕  
曰兒在矣兒在矣亟腹以去兵旣退拔淚跡祕書君收骨還  
家家已亡婦姑相依爲命儲舍宇以居五蹕敗帷澹然能自  
安縣君年始三十三或說其再行縣君指新州泣曰林氏數  
十世相傳唯此子爾無此子林氏之鬼且不血食妾何行如  
之天若未割林氏幸此兒成立異時持酒一觴滴府君冢上  
土俛鄉人咸曰林氏有後妾卽死目亦瞑人義之不敢復言  
新州幼多病二母保護如嬰垣之玉惟恐壞之新州知二母  
意亦深自刻厲以文行稱用部使者薦教諭松陽繼擢延祐  
辛酉進士第四轉而至今官階中順大夫命書焜煌地贈父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一

徐刻八編

十一

母人皆以爲榮初新州在布衣甚貧鄉先生潘架閣弼時方  
貴盛獨奇新州欲以女歸之長女辭次女妙貞曰從父命爾  
妙貞遂妻新州荆釵練裳提甕出汲猶窶人然其奉縣君猶  
縣君之事夫人縣君嬰末疾不良於行或啟或處晝夜恆負  
以從疾且草刲股雜淖藥以進乃瘳妙貞從新州宦游三十  
年亦累封如夫人生四子瑞天誠祖博通經史諸家之學以  
廕補官至某階建寧路松溪縣尹彬祖至正乙酉進士累官  
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似祖癸巳鄉試第  
一上禮部不第恩授處州路儒學正誠祖子三公慶甲申鄉  
貢進士慶元路儒學正公庠公廉處州路儒學錄彬祖子三  
公縉公縉公緩似祖子五公興公質公異公贊公實夫人之  
父某宋某官縣君之父某宋某官皆栝之巨族縣君壽六十

三卒於大德甲辰九月二日夫八年八十一卒於乙巳九月二十二日後縣君僅一歲以丙午七月四日同葬縣西元和鄉之蒲潭嗚呼世多孫子有之多而又賢則罕也多而又賢者有之賢而能文則罕也賢而能文者有之能文而中進士科則罕也中進士科者亦有之至於連翩起於一門之中則罕之又罕者也原其所以致是果誰之力歟實二賢母造之也譬之藝櫟保之於一髮之微馴至於百圍之大使支條敷腴而還廕其本根二賢母有功林氏者爲不細是宜揭德墓門以詔林氏萬子孫知有所自銘曰

惟林氏世簪纓時儉攘家罹兵一髮存有遺嬰穀哺之訖於成由甲科居專城問四馳穆而貞施厥後何繩繩踵前軌振翹英畜之深發必宏日焜耀碎以匄蒲之潭安幽靈廓其潛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七頁

勒茲銘

故節婦湯夫人墓碣銘

夫人姓湯氏諱潤字妙光處之麗水人奉順大夫溫州路總管府治中諱全之曾孫忠顯校尉贛州路雲都縣尹諱垓之孫敦武校尉溫州路平陽州判官諱鈞之女年十七適同里葉氏爲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諱應咸之冢婦諱珂府君之夫人府君字孟玉氣高岸恥席祖父勢自念丈夫非赤手功名不可曰能單騎走京師謁陳司徒司徒方有寵於上一見語合謂人曰此吾江南奇少年也亟薦爲會福院知印文未完卒年始二十一夫人聞之慟幾至隕絕服衰終禮屏脂澤不御寒幌青燈唯孤影相照極可念夫人甘焉或懼不能堪以言嘗之夫人泣曰妾未亡人旦暮

死卽欲從君子游他固不能識妾心若改俟鐵木出條枚乃可爾人聞不敢撼葉故右姓郎中實雩都之壻於夫人爲世婦夫人周旋尊嫜閒益盡孝敬處先後由禮弗忒當府君北上二子士徽未啐士綸猶在娠六閱月始生夫人鞠迺之士徽能荷家政不失前人尺寸士綸入雩由金華教諭補吏七閩漕府移浙中或或有廉名部使者索公持節行處州廉知夫人貞狀歎曰是風教所繫不可緩趣州縣具文書吏以年未五十援例辭公罵曰有婦玉潔如此乃欲拘例耶卽爲按覆以次上中書旌其閭且復役勿事鄉人士過焉相指告曰此節婦無忝是門者咨嗟而去夫人發居三十一年以至正壬辰七月五日終春秋四十九孫三士徽子叔信士綸子俊墓在元和鄉洪唐葬之日則癸巳某月某甲子葬後五年戊戌六月府君之弟宜慰副使琛爲狀羣行遣士綸來金華徵余銘銘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

比屋可封孰以節揚宅里是旌世道之傷百鳥紛紜乃見鳳凰我銘夫人用以戒荒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府君文泰才雄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每侍左右操其權度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青隲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恢宏之其宗愈光茂亦惟彥宏是友蓋彥宏疑慙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諳練甚精而於羣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驩心其考文轟早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於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晷夜幾傷其生居亡何彥

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捧盈唯恐有媿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羣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外政皆治會遭兵難法無少爽性好施與天大雪有童子凍餓道路彥宏亟溫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於家喜注善藥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卽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適鄰郡忽有拜馬前者彥宏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爲拜者曰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藥乃生食公之德久不報幸一見不自知其顛之頓地也彥宏笑遣之彥宏壽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葬於左溪山西源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潢淵洧演天淵洧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於時用薦者爲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江蓮孫男四楷榿櫟檀榿天女三人皆在室彥宏遇人煦煦有恩意迨沒人思之弗置至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一

有淚落者昔唐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之際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彥宏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繩架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僅見之夫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況於後世者乎濂與彥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爲至於是造文表諸墓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故檢校孔君權厝誌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瀛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始遷衢故事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掾去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

教授岳州湖北廉訪使者辟爲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  
舉階將仕郎閒乘馬出道逢宣政使騶從甚都公直前不避  
使使人讓之公曰我真聖人之裔官乃僞浮屠豈應相遊耶  
政成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政浣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供  
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連兵殄寇  
至蜀蜀亂公閒關巴峽閒久之復經雲夢沉洞庭回鄂鄂又  
亂妻張子思樵溺死儻賸散盡唯繼室高昌氏及鬻下兩丁  
姬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九  
江又亂百具咸沒公被垢衣偃偃走持孔氏南北譜惟恐失  
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弗顧轉徙來金  
陵依富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生子頗自慰曰得是亦足  
矣越三月子死竈姬亦亡公旦暮淚不收衢抵金陵路餘一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二

千耳思還衢未行適衢人至言其家廟蕪不治田若廬爲成  
兵所據益鬱鬱弗能解血出陰中藥之劇或具牲幣請鑿鍾  
山神公罵曰死生命爾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汙我迨疾革召  
克仁謂曰克仁克仁吾出千萬死至此意能歸正邱首豈知  
死於道路以鬼事累汝語已目視霄漢者久之克仁亦淒然  
不能對夜漏下二十刻卒時壬寅五月二十有一日壽六十  
三公生統綺家遇風日佳時必張樂設燕爲樂趙歌燕舞交  
錯乎後先公頽然自放其中適甚末路顛連子子作寒窶士  
然生平俠氣時時見眉宇閒識者憐之性頗嚴介子姓侍側  
終日不交一語多憚不敢近及是旅死無爲主後者唯高昌  
氏擁鼻號聲不忍聞克仁雖貧力爲具棺斂擇不食之地於  
石子岡距金陵城南三百步卒以後三日昇公柩權厝焉濂

與公皆浙水東人故數造公公喜執濂臂曰吾見子殆欲志食也未卒十五日與會稽梁君元亨會飲克仁家公居筵端劇談至日西下飲酒雖稍減精神浮動猶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嗚呼人孰無患難未有甚如公者妻子死欲盡流挫困踣無所不極似可已矣若俛令終於鄉葬骨從先人復何害亦竟實隗於北其甚可哀也夫公生神明之胄歷仕四十年又得中壽以死死且得禮葬視血染刀劒身膏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無憾雖然後嗣弗續古人所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歟天也使公有知日決不瞑於泉下奈之何不哀乎濂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收淚以書其略若公羣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徐刻八編

二十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余獨歸之孝婦而不靳者將以媿爲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唯恐違其志何病腑道澀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爲親浣廁踰者史臣尙以爲難載之於策考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尙不得爲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爲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爲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爲斯世何爲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子金華僅二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



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  
遇於君子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子固無如  
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阡以媿人婦之不孝  
者耶非爲媿人婦也抑將媿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  
嘗鬻田教子父德在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恆慧其  
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云

大而不體仁守正宏道法師金君碑

代黃侍講

吳之長洲有爲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  
也曾大父曰琰大父曰睢父曰煥漳州路龍溪縣尹母沈氏  
顧氏龍溪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爲之銘君幼凝靜  
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去母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四

而羈縻之君應酬少閒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久而曰老子  
之教初不必毀形絕世若今人之爲也吾黨如蓮花生汙穢  
外接世緣內無所構鬪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納婦有  
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  
衣而木食巖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  
時元妙觀有張雷師生不識錢數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  
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爲之執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者  
嗜酒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  
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尊事之有所折辱未嘗爲動色  
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爲意先生知君信之篤悉授以  
不傳之祕他弟子不得者君盡得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  
隅日與其徒研覆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

爲心神至虛無所汨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益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清淨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爲子弟時無私蓄旣壯能使貲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爲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自退不爭取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爲高而其襟度特爲沖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古圖畫徜徉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游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眞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道蛻葬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五

武邱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莫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謙爲溫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爲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無不知之非棄絕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爲清淨爲教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師張氏旣舉賢良方正節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爲黃門侍郎或辟爲丞相掾祚允相承逮今千餘歲不絕有能遵其軌範無廢人間事而有以究夫道之所存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爲廣德路道錄仍提點仁壽觀畀之號曰體仁守正宏道法師且以聞於朝再下璽書爲之加護予旣備著君之道至於

出處之大槩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老子有云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襲訛踵僞寢迷厥初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腴謂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沖虛滌除元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晰百世不渝有崇斯邱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少林氏之道士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爲一宗設三元門演暢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至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逮乎宋季其道寢微惠朗欽公起而任之暨大法幢屹然爲東南之標準廣濟妙公親承法印據獅子巖建立死關鮮有升其門者唯智覺本公深造闢奧以大辨才通博無礙慈澤普滋徧一切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六

處其入室弟子以十數計若今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則其一人也師諱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縣許賢鄉人族姓董氏世以書詩爲業父諱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鞠以爲子七歲卽就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謹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師之諸父曇芳學佛於富陽法門院欲乞師爲嗣謝氏不從未幾師邁疾甚草謝氏禱於觀音大士曰佛幸我慈俾此兒弗死令服灑掃役終身禱已師汗下愈遂使從芳游時師年始十七益求良師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問曰藥王旣然二臂曷爲復現本身耶授經師異之年十九薙髮受具戒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乖角何謂也

師曰胡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真大乘法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本公亦在座遙見師卽呼謂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唯念佛爾公曰佛今何在師方擬議公厲聲叱之師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公以狗子無佛性之語授之繼往縛禪靈隱山中雪庭傳公召師掌內記師下筆成章五采交粲見者歎服俄棄歸法門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醃雞耶復造靈隱蹣跚危坐齋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鶻聲有省亟見本公具陳悟因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汗濁中浮游元閒上天下地一時清明披衣待旦復往質於公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猫飯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二

徐刻八編

二十七

公曰破後云何師曰築碎方壁公乃微笑祝師曰汝宜善自護持復遯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庵耽悅禪味不與外緣有二蛇日來環繞座下師爲說三皈五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師自是聲光日顯笑隱詵公方主中竺法席力薦起之江浙行省丞相脫歡公時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師出世師皆不聽居亡何諸名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與弟子希昇杖錫踰瀟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見山形如青蓮花乃卓錫巖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冬十月也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師入山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屨顏披蒙幕以訪焉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邑大姓樓君如浚樓君一

得名爲伐木構精廬以安師尋因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  
端門廣街輝映林谷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  
韓八番羅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臚拜咨決心學留者恆數  
百人至有求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師各隨其根性而  
爲說法譬如一雨所施小大根莖悉獲沾潤王公大臣嚮師  
之道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江淮  
雄藩名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鎮南王則親書寺額賜  
僧伽黎衣及普應妙智辨禪師之號帝都亦再降旨俾勢家  
無有所侵陵仍更號曰佛慧圓鑿大元普濟大禪師資政院  
又爲成於東朝命臣製令號并金襴法衣以賜焉至正丁酉  
夏六月十四日師示微疾索浴更衣會衆書偈云平生饒舌  
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春秋七十四夏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八

五十六是日午時其弟子德亨德馨等用陶器函蓋奉全身  
瘞於青松菴悲慟眷戀聲撼帝壑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  
建大壽元忠國寺爲皇太子祝釐之地欲奏起師爲住持適  
有自江南來者言師示寂乃止師疎眉秀目豐頤美髯才思  
英發超越醜夷頃刻千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其片言皆珍襲  
寶護惟謹語錄若干卷和智覺擬寒山詩若干首皆刻梓行  
於叢林世之論者謂師踐履真實談辨迅利或無愧於智覺  
云濂初往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濂方尙氣頗欲屈  
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往見焉師問曰聞  
君闕盡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君耳闕乎抑目觀也曰亦目  
觀爾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  
笑自時厥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

爲方外之交垂三十年其激揚義諦往來尺牘之在篋衍者墨尚濕也雖纏於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最深銘非瀟爲而孰宜爲之銘曰

天目崑崙中設死關豈無來者望門而還言言智覺伏劒深入師子長號百獸咸蟄伊誰嗣之惟千崑師彼碩者鼠爰契我機一錫行雲遯藏空谷明珠自護不受人觸世雖不聞靈蛇先知矯首聽法爲說三歸我將辭名文彩或露足踏飛濤一夕東度龍峯鬱環如青蓮花我棲其間指樹爲家兆之所形孰曰無象有來煖煖且儲且餉化被草莽爲梵王宮金銀琉璃絢爛太空四方風動無不稽首師我檀度願垂攝受羣聾正醮晝夜沈冥法音方震萬耳皆驚璨璨珠璣噴落人世鬼神莫窺天龍交衛有寵自天錫予便蕃金衣寶薰耀於祇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二十九

妙果禪師塔銘

至正初余得邵菴虞公所著妙果禪師語錄序而讀之其稱師之道有云江河朔南一碧萬頃有大尊宿譬若摩尼之珠高懸虛空日月星辰山河草木悉現其中人天鬼神蠢動之衆一一內向皆自以爲得所攝受而珠本無留礙余竊意正宗寥落能象分散而世安復有斯人哉虞公爲人善巧深入禪觀故特溢美於師以起人之信心爾非至論也及來秣陵與師諸孫似杞交求其書而細味焉則洪纖高下靡不含攝而元機所奏若涉不思議境然後知師之道宏以周而虞公

之言實可徵不誣也謹按資福大師廷俊狀師諱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饒之樂平人姓范氏父某母徐氏師生時有祥光照室及成童以嬉戲爲佛事年十七去依羅山院僧常公常使從儒者學而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書金剛經常呵之師云學儒可敵死生耶常云汝黃口小兒爾姑注意於儒他時入道何晚也師弗之答旣受度謁月庭忠公於蔣山時孤舟濟公爲第一座以皖山海蒙山者誨之師撫几云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及河山大地咸攝入一念始覺變易繼凝定雙瞳與念爲一汗從背流亦不知所楚後四三日見色聞聲漸撼搖不動師自信法決可證因取所攜書帙以火焚之且發願云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閒獄也旁觀者爲之吐舌俄過匡廬止東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三十

林間有僧所見不異雲門師往卽焉僧以無誠心讓之師復奮云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卽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如一人臨萬人之敵如操舟上湍悍之灘不遑他接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荆棘之叢所履之地忽爾平沈而秋空素月連娟獨照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之不忘爾師猶以墜於斷滅益進脩弗懈或靜或動未嘗間斷泊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如器髻之解十方世界舉皆現前參以諸祖契證如鏡照鏡坦然明白師自以爲開悟及掌藏於東林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辭又復致疑不能釋者數日或諗云法離唇吻道紀言詮子何太滯也於是胷中又蕩然如洗然不敢謂已至也越五載重會濟公於蔣山濟云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一緣而生達摩葬熊耳後隻履西

歸果神道耶抑法如是也師云此形神俱妙而已濟云不然也子他日當知之師復往無爲見無能教公以濟所舉之言質之無能云爲汝弗解故也師忽大省盡脫去元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無能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大宏吾宗也師辭去東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之鳳游山海印如公方長薦福請師分坐說法久之往隱於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棲師地當五峯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師至悉乘風雷徙去識者謂聖人來居故物怪潛遁云天厯已已達官以聘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宏闡宗旨震撼四方學徒空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者郡守劉公迪成將齊公瑾常虛已求道時已行役僧之令師堅欲引去劉公屬縣大夫將免科繇以款之未幾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二

徐刻八編

三十一

返南巢故隱而嚮慕者愈衆藩宣讓王累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准西廉訪使幹公王倫從監察御史常公道夫本極趨仰時移書牘以辨鍊元乘卿先正集賢學士傅公立月灣先生吳公存與師爲世外交甚篤月灣至有晚始聞道之笑至正丁亥夏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召四衆戒勸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呵云何以偈爲強之乃引紙膝上書已端坐而逝初師預建葬塔於諸峯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峯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異之弟子德宏慧月慧觀等以是月二十六日奉前身瘞焉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三聞師之歿緇素無不哀慟而兩淮之人尤切不啻喪其父母師之道浹洽於



人者蓋可知矣師常勵學徒云凡蓬髮染衣當洞明諸佛心  
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  
透冰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師  
生平之實證實悟者故亦用是以誨人也師制行峻絕有壁  
立萬仞之意每垂三關語以示人多有不契其機者廣信祝  
蕃遠嘗云番陽竺源吳中斷崖其人類孤峯懸巖可仰望而  
不可攀躋人稱之爲實錄嗚呼大鑒之道分爲五家而臨濟  
之宗爲最盛臨濟之傳雖曰豐熾光大覃及東南至五祖演  
爲尤盛今以其世次觀之則自開福寧月菴果老納諍月林  
觀竹巖印直翁圓無能教至師始入葉耳宜其傳授分明印  
悟真切有非耳剽目撮者之可同哉余也不敏似杞致慧月  
之辭來求塔上之銘其請至六七而不徇予故特舉虞公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三十二

之庶幾有懲創矣乎銘曰  
道大如天地無物可包羅我以一心攝不見有餘欠自非堅  
固力殛身以爲期超出河沙界未易得之者皇皇無任翁誓  
成無上學一念弗轉移似倚須彌山兩曜互遷代風霆時激  
射乃至於世閒山川及草木胎卵濕化等無日不現前無見  
亦無聞無無亦皆喪如是歲月深真體忽頓露有若摩尼珠  
閃映無定色光光皆涉入永無畱礙者持之出住世蔚爲人  
天師吐辭鴻鐘吼非宮亦非商閒有聞耳人聽之三日聾何  
況示關要險絕在天半萬仞亦見低卽墜卽糜爛衆生所倚  
藉冥衢日月燈睽彼毒龍衆獍惡可怖駭亦知所敬畏夜隨  
風雨逝莊嚴清淨域恐以腥穢故神光起天末如匹練下垂

照燭牽堵波散入五峯頂我示涅槃相上元降祥應以表無  
量法諸天悉護持大風有止時此法無盡藏爰假世閒文留  
鎮於下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徐刻八編

三十三

章服議

歛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采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金華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一

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旣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未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采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爲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歛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生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耳嗚呼自先生之法壞侈靡之習迫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袞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袞衣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爲旒前後窳延延窳上覆也元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犀瓶金絲網之屬

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歛儒舉以爲言則羣起搯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不可哉然則將安從人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爲正

### 治河議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旣遣平章政事鬼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尙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何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二

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爲阿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寶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歧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尙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瀾卽瀾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鄰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旣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

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醜爲二渠北  
載之高地過逢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  
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  
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碇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  
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  
野通于淮泗洧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  
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  
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入  
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  
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于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  
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  
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三

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滯悍難  
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  
金隄輪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  
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  
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  
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  
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  
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  
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  
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  
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  
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

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歙縣孔子廟學記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輿區號多佳山川黟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凰飛布紫金諸峰又騰翥于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餘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市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王辰兵起而歙爲鬪爭之場官廬民舍焚蕪無遺而學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四

亦廢矣澹烟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爲之傍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爲縣喟然歎曰歙爲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當尙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于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穢荒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正寢象厥正配黼座朱北嚴事有容旁闈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閭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城平密鞏欄楯翼遮術道直脩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諸師暨弟子員不啻不侈無僭彝憲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師儒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尊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咏蹈僉謂侯之嘉

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及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于學而以訊讖告曷嘗析爲二哉自世道旣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旛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歛之人士尙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宋文憲公全集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五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須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髻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袞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髻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髻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

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  
子色微紫廣額身頎然有顙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須長  
過頰內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  
而睨視垣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  
收色黃須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  
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須疎  
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濶微向面幅中深衣大  
帶加組方履黑質白駒纔純緹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  
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菴朱子貌長而豐色紅  
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  
氣可掬須少而疎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鬚微紅右列黑  
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六

須側耳微聳毫生窾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  
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  
恭南軒張子姿貌俊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煜  
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  
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  
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  
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興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  
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  
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  
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葉治中歷官記

子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梧蒼葉侯之政爲詳及識屠性山



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皆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爲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于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爲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間集藏于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疑疑異凡子天厯元年始踰弱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七

齡卽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懼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爲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爲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卽署尹事欵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恆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卽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爲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家巡邏吏往驗樞傍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卽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眞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寃也復嫉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

遙見之齋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侯爲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爲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遽賊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爲辭侯恐或傳爲例剝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于民而以廉直嘗中官官不受又重賦于民侯察其弊也痛草之夏稅例輸貨錢歛糧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思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稅

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爲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徠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脩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卽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畸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大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僞印耶吏色動侯卽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僞者非止爾汝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輒轉而獲一月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

之唯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  
浹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間牛死狀民以病腫  
對侯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  
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  
猶在縣門東卽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侯  
取視大鐵鍼一皂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解牛  
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  
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  
統軍來過軍散入古廬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  
長莫敢吐氣侯據胡牀坐溪許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  
岸卽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  
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侯舟至輒上之侯親帥弓箭夫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九

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囊橐  
于家互壘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  
爲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卽細書牌陰令就逮  
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  
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關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  
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  
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繇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  
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墾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  
有持憲火書來撓政者侯掛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  
土田及爭地不葬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  
田民久僉侯不還相率詣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  
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恆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

歸有不得也輒相與齎齎賞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庭  
雁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者皆太  
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  
不絕十二年二月憲府以鄰郡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  
不能總其役要復輟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  
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章  
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倬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  
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  
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  
可以干戈未葺而弗亟圖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  
民大悅歲禳道殫相望時楮幣澀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  
收之復煑淖糜以食餒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十

甚眾其所收楮幣侯爲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  
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嘯眾倡亂焚  
掠府庫室人女婦曰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  
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倬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  
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  
匹馬行從以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  
巖穴歸依侯以居諸酋赤山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  
德祥曰葉使君給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劫使君  
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畱由之頗聞其事急趨侯  
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吾若去其如彼何饑  
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吾噍類吾縱  
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吳伯賢等持

旗幟刀槩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何爲張  
惟德踞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  
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卽行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  
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饗  
餼甚盛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  
禍福逆順鑿鑿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雒牛豕  
燕侯遂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  
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畱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  
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旣歸寤寐亦不忘去時麗水  
之礮砲青田之蘆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剪二  
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  
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礮砲侯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十一

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  
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  
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糞粉耶乃下  
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遁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  
諭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  
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  
平蘆茨蘆茨旣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命  
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  
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  
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  
就享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校羣寇  
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

別將夏廷輝橫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輿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尙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跳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權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七

付交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尙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智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余雖不敏願以文字爲職業不敢啗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宣慰曾侯嘉政記

自中原俶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始將十稔今年春二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以蒲陽與睦鄰也命宣慰曾侯自杭州來鎮其地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置縣達管花赤寫雲石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

子縣庭謂濂頗從事於文墨走書來徵記曰浦陽葵之叢爾  
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  
道其間以輜重弗解羽而飛也塗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  
問能不能以徽纏繫頸使肩之或血流不成出卽殺以徇民  
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  
至閔甸不返嘗侯察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申飭  
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號不敢妄踰戶  
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漏既下乃被  
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巡近郊威加氣讐莫敢少恣一旦  
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  
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軍其來矣乎何爲使我民不  
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三

而腰刀者其溪峒之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  
勇鷲游擊未易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他大將如曾  
將軍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慕咏而去居無何左丞  
公自將臨睦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營晚始受命雞初號復  
就間道馳去每出卒一隊輒用數騎士監之若魚貫若雁行  
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何爲  
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善馭師者其亦  
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花赤君縣之賢大夫  
趙郡丞鄉之達尊曷有以處吾屬乎我等聞其言弗忍違用  
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之濂發書爲之歎曰有是哉何  
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  
出以律者歟師出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

之賢於人也。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爲務。今來蒲陽會大府有驗畝徵糧之科爲之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及物之功又不特善馭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辭爲文其事于石。然而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功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尙勉之哉。他時登宥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將有鴻生峻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華叟。武岡人。精悍而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捐家貲招兵市馬爲國宣力。前後屢建大勳。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都鎮撫其裨將天臨李君儼精於騎射。贊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

慈孝菴記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古

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府吏而巡其墓。厲復居其中。室以守之。當是時。凡民之葬者。皆萃于一。非特同氏族之人而已。自世道旣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骸足以覆燾乎。後昆謂福禍貴賤盡繫乎岡巒之離合。邱陵之偪嚮。一以此錯劫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亦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室之傍。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違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余方爲斯歎。同里張君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旣歿。葬於家東北一里黃鳩之原。旣



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葬之使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迺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竈以俟而別建菴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願有聞也嗚呼余嘗歎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吾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說可以漸復矣昔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汚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五

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怵於淫書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耶濂因請記菴之成緒而據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蕩塘人以孝弟致家之肥其室曹氏亦克配君子父諱大仁有寬厚長者之量生平與物無忤人以佛子稱之晚自號曰存齋以至治壬戌某月某日卒壽六十七母施氏以某年月日卒壽七十皆以重紀至元戊寅某月日葬兄諱瑞字祥卿治家有能聲以至正癸未某月日卒壽六十七其葬則以丙戌某月日菴之經始以乙酉正月落成以五月田若干畝山若干畝儲其入以爲守者之用云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爲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旣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籍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爲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巋然者矣龐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於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爲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夫人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六

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爲有合乎及至喪亂旣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章所謂饋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爲尤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堂以棣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有

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爲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蹟法從爲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爲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李父華蔓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子邕又以爲何如也

貞則堂記

貞則堂者傅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爲烏傷士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權次卽藻又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日單凍餒交攻當風雪凜楚青燈夜織雞再號猶軋軋聞機杼聲人弗能堪夫人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七

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華川之南葬已先廬未備者補之持幡券責金者庚之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權得推擇爲吏藻從黃文獻公游以文辭稱夫人素髮垂領日坐堂上含冲挹腴而享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青年能守貞者非艱守於阨危中者爲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積皦皦自信如荆南之金色百煉而弗變非其賢過人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上于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婺爲呂成公講道之邦禮義脩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書詩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侵第處道之常同老于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

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柏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蓋生於世之變也計夫人之心豈樂負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人已爲不幸況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濂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嘗升斯堂而拜夫人藻指謂濂曰吾子幸爲我文之濂不敢讓使濂之文傳夫人大節其亦烜著於世矣乎

江乘小墅記

部使者高昌君近仁雖嘗顯融于時而儻然有山林之思往往吞雲吐霞形之於詩詩不足以洩之復寓之於書糾蟠飛鷲神蛇螫而渴驥奔書又不足以盡之復和墨圖竹君之形容淋漓粲綬生色照人恍然如臨淇川之陰然而逸韻曠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六

非標雅之居無以遂其潔脩故君宦轍之所至必營別墅以自休焉近者持節江乘仍上城北之地而作之初其地蕪廢已久頽垣敗壁漂搖風雨中羊牛犬雞之迹交錯於其上君剪荒剔翳別運新意或草或因而各適其度匡竹爲藩敞以兩扉自扉而入有曲軒覆以生茨中虛可容六七人木榻橫陳映雪時晴宜臨右軍書曰映雪軒軒右折而北一室窪深類嵌巖山下皆塗以堊白光爛爛如銀眩人目睛曰雪洞洞左闢圭門中鑿小池漫以甃四壁圖海波有噴湧突起之勢手捫之方知其平池左通竇于墉外受湯可作浴事非浴時梁以巨版可聽琴可坐而突曰天地一息或取山中白石湘之又名袁石窩窩南有奧焉其制一如雪洞畫偃蹇恠松臥寒烟濕霧間觀之毛骨蕭爽可擁氈而吟曰雲松巢出巢過

小廡翼以欄檻兩傍可列坐曰雲艘艘之北築圓基圍以鉅竹織葦而直以泥其顛通一竅以洩天明結銅絲爲幕承之冒以油繪東西北三面有竅如其顛障之以白間鍊梔液而黃其四周可據爐而飲飲後可畫曰橘中天以其首末稱而中肥其形肖爾又更之爲爾甕甕之西偏列圖書左右間謚靜巖不聞人聲可以擢神肩而契道機曰清闕室室之南有屋兩楹前附方池環以菊本當秋高氣清時離離黃金錢若新鑄者秋水無波倒影入其中星燦霞明無不可玩若一切置之獨瞻簷前白雲英英西飛思親之不可見泣然泣下因命之曰望雲堂所以志也凡堂之得名者十而重其二薦紳先生既各爲之文君聞謂予曰子幸一辱臨之知吾居之悉者莫子若也願爲我書焉昔王左丞雜文采薤藉爲一時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九

冠嘗營別墅於輞川若華子岡若欽湖若竹里館若柳浪若菜萸汧及辛夷塢羅列後先維咸標之以嘉名日與客咏歌其間襟懷和冲或作草隸書動入能品輞川叢竹龐龐時出秀色撩人維復寫其兩態風情至今獲者如見魯之璠璣雖當時史臣爲維傳者亦載其事加詳自沈酣富貴者言之唯聲色游戲之樂是耽孰肯怡情於物外乎如維之賢殆不可及已於戲豈知七百年之後君之事乃有近於維哉抑予聞之維於游歷諸處雖愛戀之不少置不過各賦一詩而已今君則命才大既分記之復俾予合記之則又維之所未有也君不爲尤賢乎哉予故長言之俾後之史臣傳君事者有采焉爾君善談論出史入經聽者纒纒忘倦長於政事而於典章制度之學尤精以不繫於記也皆略之

恆山精舍記

恆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脩之所也精舍建於盱江恆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恆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于陽曲其八世祖尙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敷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禪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并奏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稚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厓充三筵楹礎鞏密戶牖靚明伯昭飲水著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間嘗出戶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澗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十

烟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泣然流涕曰嗚呼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恆山乎恆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巖阿川曲遺馨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恆山乎恆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於是名其精舍曰恆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于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同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接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

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恆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  
世處乎恆山日游乎陽曲亦奚翅久居于遐荒而忘其祖也  
乎伯昭學贍而文雄試藝鄉闈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  
士文光煜然起于東南如長虹貫天無遠弗覩大江之西未  
能或之先也而其爲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超奇男子之風異  
時立朝勁氣直辭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總鰓於恆山瀛  
亦知其能承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  
本伯昭蓋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  
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爲伯昭者也

蘭谿樓真院靈洞題名後記

丑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慈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楷草隸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王

皆造於妙今觀遺墨其言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凡  
四曰韓無咎者龍圖閣學士南澗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卽  
右史澗水人曰呂伯恭者金華東萊成公也曰曾正中者章  
貢文清公幾世之諸孫也曰無咎之子澆者澆字仲止文學  
追亞其父父號南澗人因稱其爲澗泉也蓋成公爲文清之  
外孫視正中爲內外兄弟南澗實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  
公之親友故相與同爲此遊他瑣瑣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  
時居母曾夫人憂至是年二月從吉會妻韓氏物故已八年  
於是南澗復以次女爲之配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五  
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還以韓夫人廟見南澗父子及  
正中同來於發者豈或爲昏事之故耶初成公之伯祖父中  
書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載而入南僑寓信之廣教寺已

而文清辭廣西運判亦來居之文清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  
器之胡康侯之高第弟子二公講學甚契故以女妻舍人從  
子倉部郎官大器卽成公之父也南澗出於雍邱桐木之韓  
後寓廣信其先人少師持國與程洛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爲  
友而南澗能紹家學爲一代冠冕右史則從叔父香溪先生  
後學經而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  
師友傳授尙班班可考見當其徘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  
神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尋常之游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  
人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漫滅  
不存鑿巨石勒置廡下介義空勝公求予記之因爲疏其梗  
槩於下方至若續題乃右史之弟俞之筆實紹熙三年壬子  
距前題己丑巳二十有四年而四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三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  
之遂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  
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  
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塗莫能致辨  
所幸左氏傳尙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  
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  
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  
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旣盛行杜預氏爲之註其於史例推之



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于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明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三

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論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

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恆說不足  
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  
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  
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  
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樹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  
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  
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  
勤鑽磨不爲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  
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  
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  
所未發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  
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語

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  
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  
序茲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沘子常字也欵  
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沈鬱之久不忘著書  
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  
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  
行于世

###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爲五百四十  
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錯若其偏傍  
奧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  
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嚴李燾以韻譜局於四

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爆幼承先訓畱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編以附其後其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宓犧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譌繆失真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五

集爲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耶李陽冰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爲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意略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爲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復闕逸尙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釋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爲宗今又覩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耶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

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爲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爲小學而忽請則善矣爆字彥正嘗爲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遼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三

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旣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卽字之本源蒼頡衍而爲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耶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略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爲家或自業之稱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其虛稱耶抑亦別有所本耶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

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兢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紛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橋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譌字類及連縣字略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關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爲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爲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毛

陽脩著爲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做集古而爲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恆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借爲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重刊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吳兢之所輯也兢後儀人有良史才用

魏元忠朱敬則薦詔直史館脩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數上疏論事言人之所難言尋拜諫議大夫復脩史轉太子右庶子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泰山道中頗馳射爲樂兢復極諫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言斥屏羣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微倖存至公八<sub>四</sub>皆當時所諱者景龍間所脩國史失實兢患之乃私述唐書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詔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復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恆王傅卒年八十兢嘗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始後說爲相屢以情請改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從世比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五

爲董狐云其爲人大略如此初兢屢脩國史見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爲後嗣法乃纂是書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當復辟之初轉移之機間不容髮使中宗能觀之以法文皇則削武氏位號而崇恩之廟不復矣信任舊臣敬暉諸人不罷政事矣嚴於陰治韋氏之禍不致蹈覆轍矣奈何視爲空文而弗之講徒使兢之孤忠遑遑焉而無所伸可勝歎哉厥後文宗踐位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雖未能如貞觀之治亦可謂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來其書盛行于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譌臨川戈直嘗集諸家而校讐之然亦未能盡善昇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刊梓於家塾以傳余遂假中祕本重爲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舊不敢輒改夫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復詳序兢之

行事於首簡云書之篇端謂婉爲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  
與史所載頗不合濂疑神龍進書之時方改右補闕未應陞  
遷如此豈或他有所據耶

草象新書序

草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  
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  
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  
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脩  
眉方瞳索酒酌飲先生異而卽之相與談元者頗久且曰汝  
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  
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  
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无

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獻公立極畏敬之以爲發前人  
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驪從以小蒼頭往來衢發山水  
間人不見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  
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於衢之龍游羅鳴山原有朱暉德  
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厯之學因獲受是書而  
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旣沒其門人同里張濬深懼泯滅無傳  
亟正其舛譌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  
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  
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歷  
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  
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  
域與中國地理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

午元歷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參累代歷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歷本卽所定授時歷歷經歷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象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旣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歷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雜刻補輯

三

顛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之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歷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人具九藏之形而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其流注則曰歷曰循曰經曰至曰抵其交際則曰會曰過曰行曰達者蓋有所謂十二經焉十二經者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陰右而陽左也陽順布而陰逆施也以三陽言之則太陽少陽陽明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以三陰言之則太陰少陰厥陰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



取兩陰交盡之義也非徒經之有十二矣而又有所謂系絡者焉系絡之數三百六十有五所以附經而行周流而不息也至若陰陽維躄衝帶六脈固皆有所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初不可謂非常經而忽略焉法宜與諸經並論通考其隱穴六百四十有七者而施治功則醫之神祕盡矣蓋古之聖人契乎至靈洞視無隱故能審系脈之真原虛實之變建名立號使人識而治之雖後世屢至授膜導竅驗幽索隱卒不能越其範圍聖功之不再一至是乎由此而觀學醫道者不可不明乎經絡經絡不明而欲致夫療疾猶習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也決矣濂之友滑君深有所見於此以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辭旨簡嚴讀者未易卽解於是訓其字義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三

韓刻補輯

三

釋其各物疏其本旨正其句讀釐爲三卷名曰十四經發揮復慮穴之名難於記憶聯成韻語附於各經之後其有助於斯世也豈小補哉世之著醫書者曰新月盛非不繁且多也漢之時僅七家爾唐則增爲六十四至宋遂至一百九十七其發明方藥豈無其人純以內經爲本而弗之雜者抑何其鮮也若金之張元素劉完素張從正李杲四家其立言垂範殆或庶幾者乎今吾滑君起而繼之凡四家微辭祕旨靡不貫通發揮之作必將與其書並傳無疑也嗚呼橐籥一身之氣機以補以瀉以成十全之功者其唯針砭之法乎若不察於諸經而談施之則不假鋒刃而戕賊人矣可不懼哉縱諉曰九針之法傳之者蓋鮮苟以湯液言之亦必明於何經中邪然後注何劑而治之奈何粗工絕弗之講也滑君此書

豈非膏塗之輿梁也歟濂故特爲之序之以傳非深知滑君者未必不以其言爲過情也滑君名壽字伯仁許昌人自號爲嬰寧生博通經史諸家言爲文辭溫雅有法而於醫尤深江南諸醫未能或之先也所著又有素問鈔難經本義行於世難經本義雲林危先生素嘗爲之序云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二

韓刻補輯

三

世醫藏本雜錄林欽狀生張曾爲文忠云

此書源流未詳近以宋出祖傳又言素問論難經本義行於

世醫藏本雜錄林欽狀生張曾爲文忠云

此書源流未詳近以宋出祖傳又言素問論難經本義行於

世醫藏本雜錄林欽狀生張曾爲文忠云

宋文憲公全集卷四十四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嘗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元暢復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爲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元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元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錄諸文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元範旁搜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粗及於樓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一

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爲禮義之邦士君子世惇書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爲民上者歟古所謂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葩藻之辭好者旣衆故傳之者久與浮文豔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尙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勸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

若干首總句若干首分爲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有續得者  
輒補入焉南峯名道可字某南峯其號也恂恂有賢行望而  
知爲好古之士今士領寶婺觀事觀與樓蓋聯峙云

張侍講翠屏集序

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先生長濂凡九歲濂初濡毫學  
文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入詞垣先生之  
文益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斂衽而以不能識面爲歉  
去年春始獲與先生會於建業各出所爲舊藁相與劇談至  
夜分弗之倦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觀子之文殆將心醉也  
濂竊以爲先生素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激昂爾非誠  
然也會未幾何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  
以寄其稱獎則尤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鹹之嗜偶與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韓刻補輯

二

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人人也方將與先  
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文之  
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唯漢爲近古至於東都  
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之閒俳諧骯骯歲益月增其弊  
也爲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  
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  
陽脩氏始效而法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周秦西漢之  
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有王安石氏皆以古文  
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之文如澄湖萬頃  
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  
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  
文如海外寄香風水齧蝕木質將盡獨眞液凝結漸然而猶

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範圍而  
曠括其規模者輒取文名以去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人曰  
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會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法  
於周於秦於漢也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纖以弱  
學會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  
枯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  
文之信難言者一至於是非濂與先生劇談時未嘗不撫卷  
而三歎奈何狂瀾既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慮者  
也不亦悲夫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  
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於叢穴雄峭而不失於粗厲  
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  
作矣先生雖亡其絢爛若星斗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亡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三

信於今而垂於後者豈不有在乎如濂不敏童而習之顛毛  
種種猶不得其門而入凡先生之稱獎者皆濂之所甚愧者  
也先生之子煜乃持翠屏集來徵爲之序嗚呼先生之文濂  
何敢序之謾舉先生相與論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讀先生  
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夫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春  
秋經說若干卷不在集中先生諱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福之  
占田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學士云

馬先生歲遷集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有蘊於中者必因物以發譬猶雲旣滂而  
靈雨不得不降氣旣至而蟄雷不得不鳴雖其所發有窮達  
之殊而所以導宣其溟鬱洗濯其光精者則一而已矣是故  
達而在上其發之也居廟朝則施於政事謀軍旅則行於甲

兵巖上下和神人則見於禮樂交隣國則布於辭命或窮而在下屈勢與位不能與是數者之閒則其情抑遏而無所暢方壹假詩以洩之詩愈多則其人之愈窮也可知矣此濂於嚴陵馬先生之詩爲之深悲而不能自己者也先生諱瑩字仲珍建德縣新亭鄉人其七世從祖大同官至禮部尙書族故盛矣先生自幼喜屬文而才氣侷儻思欲以功業自見京師遠在數千里外而無有薦於上者會延祐行科目取士之人多裹章服而吾猶被布韋其命也夫於是悉發之於詩凡身之所歷山容水色民情物態莫不模寫靡遺當其良朋勝友之集輒相率酣觴賦詩頃刻百餘言落筆弗能自休雖不規規然騁工巧於片辭之閒而其音節之鏗鉤言辭之俊逸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韓刻補輯

四

如揚颿大江風利梳勁一瀉百里而略無畱難之意世之人咸以此稱之而不知先生之窮至是爲已甚矣逮於晚年其志益孤乃傲柳柳州製鏡歌鼓吹曲十二章將上之朝又不果因復自放於重山密林中時命客取琴鼓一再行或吹洞簫倚歌而和之以釋其窮悴無聊之悲不幸年五十五竟齋志以歿先生歿後三十二年其子鈞懼其遺文將遂泯滅以歲遷集四十卷者俛濂爲之序將圖八梓以傳濂生也後恨不獲拜先生於牀下而獨得窺其詩文又恨先生所蘊於其中者不及顯融以見於功業而徒爲古窮人之辭卒以棲遲至於老死豈非所謂命也夫昔者梅都官工於詩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其窮固亦甚矣後數百年都官之名山峙而川流設使都官得行其志於當時其詩未必如此之工而其名

亦未必如此之盛是天欲窮之乃所以達之也先生之事與  
都官正類其身雖窮而其詩之能達蓋無疑者濂又何必深  
爲之悲先生別有雜古文十二卷應科困天集若干卷唐五  
百家詩選五卷宋南渡諸家詩選一卷講義讀書記各五卷  
不在集中

王氏樂善集序

和陽王君秉彝營道抗志葆學潛真軒冕之榮不足以羈其  
跡貝珍之麗不足以累其高肥遯遵大易之戒知足法老氏  
之旨汲清澗曲采綠巖口集杜若以充衣織胡繩以爲屨屹  
立游塵之表凌邁層霄之上當其蘿月斜映松颯遞響寄酒  
賦於閒情發琴歌於逸韻泉石自獻猿鶴不驚信乎皓皓弗  
緇亭亭絕俗者也然而仁心斯涵義聞攸暢拯彼顛連之苦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五

奚翅饑渴之欲排難解紛曾忘其身危捐困散金不計其家  
索微符雅之遺風崇魯連之高節矧當戎馬之際尤止屠劉  
之虐起死骨以爲生藥病吐而使瘡力苟可及知無不爲察  
其善固不一而足於是清朝法從之賢方岳連率之貴薦紳  
宏博之士巖穴隱遯之儔莫不企瞻其容光承挹其辭氣因  
其堂構命以樂善或寓諸賦咏或紀於文辭絕去下蔡之音  
壺是大雅之倡言其典雅則冠冕佩玉揖讓廟堂也言其雄  
渾則江海澄波涵容羲娥也言其勁正則蒼官青士其傲歲  
寒也言其淳古則殷敦周匝有異褻器也皆可遺芳不朽垂  
裕後昆非獨黎陽著紀善之傳藪下行類善之集而已不揆  
菲作亦廝羣英此則珠玉在傍沙礫失色西子捧心醜人曠  
目不亦遠甚矣哉載稽古昔治泆化孚人存周急之行里崇

相睦之俗協於大順殊號難及自鄒魯之聲教已漸而秦越之瘠肥罔顧同父尚錐刀之爭他人寧溝壑之脫靜言思之慨我寤歎卓爾王君樂於從善輿論所許茲集宜徵儻鏃粹以行遠可憫風而廣惠豈若風葩露葉徒誇騷圃之工麟角鳳毛漫鬪文園之巧哉顧茲下劣忝附高明慕黃憲於汝南憶荀隱於日下辱履舄潛溪之上傳簡畢櫛槩之閒敬序篇端略據悰懷意雖在於櫟括文則尚於疏通若譏非古豈曰知言庶期見正於大方有徵於君子云爾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册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耀德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六

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敘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闡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爨乎鬼神幽明之曠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尙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



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脩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  
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雜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  
出公手金縢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  
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  
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  
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  
電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  
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  
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  
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  
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  
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七

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  
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井齋之  
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  
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  
瀏陽里第皆燬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  
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濂  
也不敏自外角時卽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  
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夷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  
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疎不足副公之望況敢冒昧  
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  
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亙萬古猶一日也  
序之與否尙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

於家學者也

霞川集序

詩其可學乎詩可學也然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而爭聲切響前後不差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辭氣浩瀚若春雲滿空倏聚而忽散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斟酌二者之間不拘不縱而臻夫厥中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然則詩之美者其將何如哉蓋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情之所觸隨物而變遷其所遭也恠以鬱則其辭幽其所處也樂而豔則其辭荒推類而言何莫不然此其貴乎止於禮義也歟止於禮義則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矣河南王先生本中名臣忠肅公之子也先生蚤隨公宦游於吳越繁縟之邦及歷仕於朝出入於鳳閣鸞臺視師關陝貔貅十萬屬其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八

指麾可謂偉矣先生之詩則和平而不矜晚年退居於家焚香默坐一室蕭然幾若不能朝夕者可謂寔矣先生之詩則雍容而自得非止乎禮義者其能至於斯邪晉安張君志道評先生之詩有云如齊魯諸儒折旋規矩脗合禮度如幽并老將結髮百戰卒然指顧動中韜略其言蓋盡之矣嗟夫詩道之不古久矣世之號善吟者往往流連光景使人馳騫於元虛荒忽之場控之非有挹之非無至造爲奇論謂詩有生性須人持之不爾便將飛去此何爲者哉殊不知詩者本乎情而不外於物則民彝者也舍此而言詩詩之道喪矣濂也不敏自童年習爲比興之學腥穢填闕而襟靈弗舒形於言辭則平凡爲已甚今幸獲讀先生之詩庶幾其有發哉先生之詩甚富且多於兵燹之餘所存者僅僅如斯惡知不有

神物護持者乎讀者尙思同謹其傳可也

楞散雜言序

楞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宜鬯靈鯀烏能如夫渠山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溺胃饜飫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爲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於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詩刻補

九

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於緣情托物以憂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僻澀難知強謂元祕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

蛇神騁豸眩技靡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尙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蠡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閒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於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子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於詩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詩刻補輯

十

贈醫師葛某序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脈訣所以察証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者旣明載其說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何其惑歟夫醫之爲道必志虛淵微機穎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吾鄉有嚴生者三世業醫矣其爲醫專事乎大觀之方他皆憤憤絕弗之省又有朱聘君家世習儒至聘君始以醫鳴醫家諸書則無不精覽一少年病肺氣上喀喀嗚喉中急則唾唾血成縷嚴曰此瘵也後三月死聘君曰非也氣升而腴中失其樞火官司令燦

金於鑪是之謂肺痿治之生已而果成生一六十翁患寒熱  
初毛酒浙齒擊下上熱繼之盛如蒸飢嚴曰此痰也不治將  
差聘君曰非也脈淫以朮數復亂息外疆中乾禍作福極是  
之謂解痲藥之則瘳不藥則劇已而果劇治乃愈一女婦有  
噦疾每吐涎數升腥觸人人近亦噦嚴曰此寒噦也法宜溫  
聘君曰非也陽陰未平氣苞血聚其勢方格靡有攸處是之  
謂惡阻在法不當治久則自寧且生男言後輒驗夫嚴生之  
醫三世矣聘君則始習爲之而優劣若是者醫其可以世論  
否耶嗟夫昔之名醫衆矣未暇多論若華元陀若張嗣伯若  
許智藏其治證皆入神初不聞其父子相傳也自傳經惑於  
是非使禮經之意晦而不自三千年矣世之索醫者不問其  
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督督焉從之人問其故則曰是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十一

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葛生某淮之鉅族也明於醫三世  
之書皆嘗習而通之出而治疾決死生驗差劇若燭照而龜  
卜無爽也者士或不能具藥輒注之不索其償士君子翕然  
稱譽之名上丞相府賜七品服俛提舉諸醫官有疾者遂倚  
之以爲命嗚呼若葛生者其無愧古之醫者歟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  
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  
更其名職草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  
參政皆妙選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  
爲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  
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申天下而使

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於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雖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彊悍培其良順俾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三

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烏傷黃仲恭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之子也以廕補官同知餘姚州事將行縣大夫及鄉之壽俊先生之門人咸往餞於繡湖之上離觴旣傾縣大夫進而言曰同知之職在昔爲郡丞爲別駕爲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非事之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置之今則出於朝廷之命事之大小無所不當問其職之不輕也較然矣奈何官失其分強者忿驚自將與守抗衡弱者依阿取容又一切局於鉗制不敢吐一氣出一辭二者胥失也方今四海塵冥財用乏絕民心危迫爲天子佐二千

石者當如是耶願仲恭以此爲戒鄉之壽俊又進而言曰先王之制酒禮一獻之閒主賓百拜所以避其禍也後世爲麴藥之託終日昏冥鮮有不債厥事昔之人嘗有碎力士之鎗破鸚鵡之杓者所以藥沈痼拔深溺進新德也願仲恭以此自勸先生之門人又進而言曰士君子非以傳圭襲組爲難能世其德業爲難仲恭先居士以布衣欲借劔斬佞人頭其剛大之氣至今可掬先吏部又以學識受知丞相官業益顯今尊公先生又以文章爲海內第一學者仰之如北斗如泰山繼其後者不亦難哉願仲恭以此自勉仲恭皆再拜曰梓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嗟夫今之贈人以言者多貢以諛辭以相悅孰有如羣公者乎稽其所言縣之大夫所以勸其職也鄉之壽俊所以樹其德也先生之門人所以昭其世也能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十三

是三者其何愧先生之子耶仲恭尚愼哉仲恭才贍而智周能力於行弗滯於物其必有以處之矣濂受學於先生最久而與仲恭游尤密敢直紀其事復賦河有行舟四章以別詩曰

河有行舟其水瀾瀾之子于征其去如矢河有行舟其水浪浪之子于征言戾海邦河有行舟其水沃沃之子于征曰佐州牧之子行邁我懷孔悲有椒有蘭苾如芬如持以贈子綬之裳衣吁其別矣如何勿思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綴思莫難於別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蓋將序禮焯勤宣休垂烈熒燕饗於周詩準樂律於商頌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端

弟也穎標比柏茂質方瓊苞韞三石靈之秀澈濯六藝之府發  
爲葩藻思倣枚鄒徵諸謀猷欲攀管樂頃縮貳車之綬僉偉  
右輻之選安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遽投華簪尋  
盟杜若來游建業光映薦紳晴招鍾阜之雲曉勺秦淮之水  
沖襟爭洽清聞流滋暨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割鯨人之春  
綃擷鸞女之秋綺五色爭燦八音允和旣合比興之則不殊  
韶濩之奏爽氣浮游於圓旌夜光陸離於行橐不鄙疎才得  
題雅製爰擊瓦缶之謠用相驪駒之什其詩曰

白雁響遙渚丹葉蝕山樊繁霜一何膠蕭晨孕枯寒激中方  
成紆別遠良獨難江筵有笙匏繼篋扇微翰欲奏陽阿曲芳  
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遐岡勢漫何以寄所思袖有翠琅  
玕刻作雙松柏持之綴君鞶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十四

送王子充字序

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禕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章後復  
更今名文雖易皆從章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暨章時鄉  
先達內翰柳公文學吳公嘗爲之說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  
幸同游學黃文獻公之門敢以累吾子尙有以詳告禕也濂  
曰子充其欲存古之道哉夫禕之爲物古之蔽膝所以被於  
裳衣之上覆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長又倍之頸  
視上廣劣其半肩之草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淮謂  
之禕或謂之鞞關西東謂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  
郊謂之袷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鞞又謂之襜焉  
陳楚謂之衽其義則古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先後  
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



子充閒居烏傷溪上日求四庫之書孺嚙其芳潤而馳驟厥辭藻火炎而交龍飛林豔媚而川花鮮翠霞縈而頰虹迴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今乃以禕爲名而子充是字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無文之文其文之初乎於戲子充之不忘乎初者豈直文而已哉由是而充之酒醴嘉矣必思元酒明水之爲尙焉莞簞安矣必思蒲越橐鞞之爲貴焉黼黻文繡美矣必思疏布之可登焉丹漆雕展華矣必思素車之可乘焉昔者先王以此交神明而防民行者欲人反始尊質也子充率是道也秦古熙醇之行可馴致矣夫以燔黍捭豚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卷領結繩不可用於太樸分散之時此無他勢有不同也況爲士者當與世推移因其所宜變而通之以潤國家爲務而欲泥古之質詆今之文譬猶圓枘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十五

而方鑿必有不合者矣雖然此非所以言子充也子充厲古學而惇古行者其心亦豈恤戾於今哉蓋古之士也確今之士也爽古之士也白今之士也墨古之士也靖今之士也莽古之士也貴今之士也賤子充欲存古之道者其將反始而尊質乎成已成物之道皆能由是而充之庶幾無愧於名若字矣乎濂也不敏亦嗜古學者也姑因子充之請爲詳舉諸經之疏及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篇而暢其義如此若所云婦人之禕謂縹緜也卽香襪也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也禕當爲翬卽翬雉也五彩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

贈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平寇詩序

至正丁酉春三月枯寇復興蟻集蜂攢衆號數萬遂陷婺之永康蔓延東陽二郡震驚惴惴度日莫保朝夕行御史府聞

其事欲命將討之詢謀於衆僉以爲邁里古思公名進士也  
今長治越城中生聚而其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敵若討  
之莫如公宜於是命公總護諸軍以行公受命已卽禡纛於  
門載旆就塗如拯溺焚三月甲申抵東陽公延見耆耆訊以  
山川險阨與盜出入恆狀笑曰賊在吾目中矣當爲君一鼓  
却之乃申號令整部伍扼其要害分屯方岩山夏四月庚戌  
命諸將黃中等以奇計給賊賊方椎牛豕高會聞兵至皆吐  
舌相顧諸將橫槊大呼而前自己及未大小戰十二餘合士  
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擒僞將軍三人斬首六百級奪旗鼓鎗  
矛無算乙卯賊復空砦出戰諸將踴躍用命兩兵方接公親  
統精銳兵截其衝賊大潰追逐二十餘里斬首八百級擒僞  
將軍六十有六人辛酉兵進屯胡陳謀知賊所在縱兵深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十六

賊已宵遁焚其廬舍殆盡賊自是不復能兵矣壬申師還邦  
人士相與曰進士之效久不自武夫俗吏恆指斥以爲戲識  
者短氣公本一書生杖劍卽戎而其功烈輒焯焯如此彼瞻  
瞻者縱人百其喙尙敢謂儒無人耶若公之爲亦可謂有文  
武全材者矣嗟乎自栢寇之興凡其所涉之地百里無居人  
豈惟無居人方弗莖出師雖方嶽大臣不能禁侵掠其慘毒  
蓋有與寇不相遠者公帥師而來不爲不久耄倪恬嬉若不  
知有兵在其境者又非公之賜耶然則公之有勳於吾邦者  
甚大欲貶之以犧牲則犧牲公之所自有也欲投之以玉帛  
則玉帛非公之所好也其將何以爲公之報哉夫鋪張盛美  
播之方今而傳於後世者莫如詩歌吾黨之士盍畱意乎衆  
皆曰然於是陳樵先生倡之邦人士咸作之而命金華宋濂

序之

贈龍泉簿蔡君序

元默攝提格其月曰余氣清候沖鮮颺襲衣虛曠生白而走也獨居有美蔡君龍淵之涓容儀偉偉言辭熙熙不觀其行心已必其有爲詢之儒紳僉曰韙哉是夫也良使民馭以紱創傷未平摩而嬰之流逋未復宇而寧之征賦方繁均而則之妖魅害稼祀而斥之吏有所程氓有所依自此而升其誰曰不宜世有恆言虎豹師師據山之屨而百獸辟易者則以其威鷹鷂襪襪游林之隈而衆鳥讐服者其力之施當世變俗移愈囂而滴方將峻法以繩其奸而寬緩是務何言之迂嗚呼噫嘻民其殆而物之生也每闕秀於冬霜之慘而甲折於三春之暉雉安乳粥麥秀兩歧較之殘民以逞而傷天和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十七

贈別胡守中序

予在金華山中聞涇人有胡恆先生學該才雋其形於篇翰閒春華敷而秋漢明卿雲爛而甘澤滋陰陽倡而律呂和予喟然曰是何其文之鏘鏘哉焉得擣瓊屑而爲之食剗玉漿以爲之飲俾其壽而康也及余來江左道出涇上涇上父老又言先生蓋有道者舊館人邁兵禍挈家露走人指將及干先生避舍舍之復割餼糧與共明日或卽盡無憾未幾涇亦亂先生室廬毀備歷艱險昔有寄黃金者先生腰之與同臥

起一年事定寄者已實勿問先生上謁解還腰中金或讓其  
愚先生曰吾重吾信金爲輕子又驩然曰是何其行之彰哉  
老父言已指先生之居在翠微庵靄中矯首西睇不能挾天  
風一至其處悵然久之庚子冬予獨處金陵官舍方著書自  
娛忽有客來叩門童子執帖入覽其氏名則先生也子驚喜  
出迎不覺屐齒之折旣見目其貌粹而莊耳其言粲以文余  
又喟曰是豈非懿然君子哉自是日與之游談析名理劇  
切文史及辨擊上下古今事愈出而愈無窮向之所聞其誠  
足徵矣予方將資先生以進學一旦忽辭子曰江風儻儻歲  
聿云暮矣昨夕夢梅花翹春蕊以招我某其歸歟余曰聞有  
先生舊矣恨不一接今弗久輒別奈何先生曰吾髮雖種種  
力尙強子年亦未耄惡知不久相從於山水之間乎余因呼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七

贈賈思誠序

同里張君以書來謂濂曰壬辰之秋兵發中原大江之南所  
在皆釋騷時惟伯嘉納公持節以者節來蒞浙東慎簡羣材  
官而任之以保障乎一方余雖不敏公不以爲無似俾攝錄  
事判官判官職在撫治一城生衆凡其捍禦綏輯之策不憚  
晝夜而勤行之以酬公知遇之萬一然節宣之功不加以積  
月深以勞而致疾之初作十熟發四體中繼之以昏仆迨

其懸也雙目運眩耳中作秋鳴神思恍惚若子子然離羣而獨立若御驚鷹而游行太宇若乘不繫之舟以簸蕩於三峽四溟之間殊不能自禁聞丹溪朱先生彥脩醫名徧四方亟延治之先生至既脈曰內搖其真外勞其形以虧其陰以耗其生宜收視返聽於太虛之虛不可專藉藥而已之也因屬其高第弟子賈君思誠畱以護治之賈君卽視余如手足之親無所不致其意慮余怒之過也則治之以慈悲之過也則治之以喜喜之過也則治之以恐恐之過也則治之以思思之過也則治之以怒左之右之扶之掖之又從而調柔之心俞而定之如是者數年不可一朝夕離去寧食不鮮羞衣不裼裘何可一日以無賈君寧士不魯鄒客不公侯何可一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十一

日以無賈君余疾於是乎告瘳而賈君有功於余者甚大矣子幸賜之一言多賈君之善而昭余之不敢忘德於賈君不識可不可乎余發張君之書重有感焉世之爲民宰者恆飽食以嬉其視吾民之顛連漠然若秦越肥瘠之不相維繫非惟不相維繫又監其髓剝其膏而不知止孰有如張君勤民成疾者乎世之醫者酬接之繁不暇雍容未信宿輒謝去至有視不暇脈脈不暇方而不可挽留者孰有如賈君調護數年之久而不生厭者乎是皆可書余方執筆以從文章家之後此而不書烏乎書雖然今之官政苛虐敲扑椎繫惟日不足我民病此久矣我瞻四方何翰林乎州邑之間其有賢牧宰能施刀圭之劑以振起之者乎設有是余雖不敏猶能研墨濡毫大書而不一書是爲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某會於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敬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如晴葩鬪春態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患學之未克也將負笈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寥閨中思尼山之悲愴懷泗水之淵淪未嘗不潸然隕涕吾黨之士憐焉子宜爲文以宣其沈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敬未余識也余何以文爲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唯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爲之母以不識其重辭也余曰人生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實於川之中其迴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三

有泊於石磯而栖於浮查者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閒殆非也以克敬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叔始奔於魯遂爲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潛則移於會稽撫州守博士學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遷於江夏處士管則分守臨川閒求其故多因患難來奔而寢成巨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刺雄藩或以文學主教庠序章綬輝豔後先相望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懷尼山之思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聚焉墳墓存焉遠而去之豈人情所欲哉第以世變之來紛紜輻輳有非智力之可爲能存喘息而復齒於衆士不翅足矣他尚何憂哉克敬之所憂者則宜曰我孔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如金石

夫人之所當學也況吾爲其後者乎是則可憂也克敬能養是則雖闕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然雖衣博衣而立魯東門曰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慎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鷩決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產於渥洼之馬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胄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負笈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疑聲聞將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言美矣其理亦至矣可以宣其沈鬱矣盍書以贈之余不敢

贈馬氏復姓序

馬氏本嬴姓伯益之後造父封趙爲趙氏至趙奢封馬服君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韓列補輯

三

又爲馬服氏後單稱馬者省文也自秦滅趙子孫散居中原世有位序至唐太師北平莊王燧爲尤盛在宋季時王之十九世孫某爲都統官擁重兵鎮興國軍遂卽永興縣之辛安里家焉統生四子曰叔啟曰叔經曰叔某曰叔建叔建再傳而生莘莘生世榮世榮有雄才當咸淳末北兵長驅而入荆襄皆陷辛安豪士有起義師而勤王者世榮實贊其謀勢弗敵而敗世榮歎曰吾世爲宋義民不得不爾今事不成天也弗避將殲厥宗因遁藏重山密林中詭葉爲姓飲水看雲以終其身世榮生元幼亡二親能自表見於世國朝皇慶延祐閒大官辟爲興國武昌岳陽三府掾以廉慎稱元生四子曰謙曰豫曰晉曰恆皆業於儒初馬氏強盛時析爲二支以居咸建莊武王廟以奉祀事元旣易姓當時序變遷之際盡

然傷心每帥諸子往哭於廟及祖父諸塋哭已呼諸子前歷語之故且曰吾馬氏也不得已更而爲葉吾耄且死汝曹幸正其家牒復求薦紳先生文以昭之吾死目亦瞑元旣卒天下大亂而謙豫相繼亡家又燬於兵晉挈恆子子走道路幸完其生復與有祿食閒過濂道事歔歔以泣濂聞受姓命氏所以別生分類也南北混淆氏姓無辨蓋有因襲致久而不能革者況逢時多故而詭姓遁身者乎古之人有墨台氏辟難而改爲墨又改爲怡怡氏名寬者有重名於時終不能復其初姓又有牛金之子亦因逃患而改爲牢又改爲寮寮氏名點者乃能請於朝復氏於牛君子之論每不予寬而有取於點者在於能復與不能復而已今晉敬承父訓如奉璧王蚤夜兢兢卒能復百年久易之姓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三十二

乎夫孝者非以傳龜襲紫爲也非以玉帛充牣爲也明其宗允不使紊亂而失序者也魯襄公時節人以莒爲後孔子作春秋大書曰莒人滅節以其姓異也夫姓異旣不可以後人而襲人之氏其可以爲宗乎晉之是舉實有合乎春秋之義濂願學孔子者也安得不爲文以昭晉之美乎

愚齋集序

愚齋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人至曾祖棄以武舉入官爲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總管父德驥襲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髫髻之時卽解綴篇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父意欲爲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



釋元詮祕典悉撮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  
晉卿宇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由  
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腴雅馴詩  
則藻麗典則誠無媿於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遇也嗚呼爲  
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聲動人所謂能亢其宗者非  
耶近愈篤志濂洛關閩之學寤寐不忘則其明體適用又有  
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子游予嘉之故  
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訥齋集序

凡天地閒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  
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脊錯綜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唐虞  
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備畫疆定野授田分井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二十三

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土有  
數官之文也鐘磬竽瑟干戚旌翟樂之文也朝會燕饗郊社  
禘嘗禮之文也振旅芟舍治兵大閱兵之文也發號施令陳  
經布紀政之文也舒陽慘陰彰善癉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  
殆不可以一二數斯文也非指夫辭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  
於周末憫先王道衰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  
謂文學者儀章度數之間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  
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惜乎不見用於時君乃退而  
有隱憂始以平昔不及設施者一寓於六經陰陽變易之義  
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成教厚倫之道則刪於  
詩尊王賤霸之略則脩於春秋辨敘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  
見於禮樂豈徒示夫空言爲哉其意若曰先王之文所以範

圍天下者吾不得行之著明於經庶幾後之人或有所興起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教陵夷學者昧其本原乃專以辭章爲文抽媿青白組織華巧徒以供一時之美觀譬如春卉之芳禮非不嫣然可悅也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蓋寡矣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極乎栝蒼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經傳而其所學必欲見之於實用嘗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經籍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之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胷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也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不假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歿後之十年其高第弟子章君存道與其弟存誠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爲人固不假文以見然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四卷來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二十四

爲文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辭章者序之於首簡其亦近於先生之志矣乎先生之行事濂嘗撰爲小傳一  
通備載之矣茲不書

筆記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解惑之助而功不旣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驚高遠者宗恍惚而談元虛尙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縵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分葩升榮而回榮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

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讀黃公潛以文辭冠於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外晚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辭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其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此無他博焉而不能精之故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

韓刻補輯

五

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投焉

羅鄂州小集題辭

有倬羅公家於歙邦幼名曰愿冠字爲端良其父吏部內外踐敷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爲辭章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旣收世科歷任縣州出刺武昌皂蓋朱旛續用翁以張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卑宋室龍興篤生哲師汝陽浚其源二尹導之元城倡於前范張和之逮於廬陵日粹以

夷歸川南豐眉山父子同饒而聯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  
氣充斥暢達蕤綏變化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轍既南涉  
於偏頗衰俗羣趨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儷辭襲謬而踵  
訛公挺其間弗徇弗阿濯其孽痾障其頽波謂六經之作如  
日行天不可以軌摩唯秦暨漢是則是效接其遐軌而視法  
在軻然而畜之不宏則動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  
陽之交察海嶽之文覈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稗官虞  
初旁行敦落鳥獸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別而彙  
分力思精索從莫達晨元功以凝將通乎鬼神故其形諸篇  
翰鑰啟繭抽高雅精鍊莫之與述喬嶽嶢然上凌太清而陋  
夫土邱戴冕執圭屹若山立而異於卉裘棠溪之金美則爲  
鏐千將之鐵百鍛始道視彼蝕鑰腐鉛篋乎不侔考亭朱子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二十六

取法曾騶發人瑕類一髮必讐獨推公文而弗舍者以協理  
之微幽嗚呼公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粲如列星遭時  
不平遂壞於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微懼懸黎之鏘彩結綠  
之沈英復鑿於梓以震其聲以聞其冥以鉤於衆聽濂也不  
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搏朽壤以代礪不壓亦傾揉敗槩以  
爲弧莫使之綳其瞻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區贊述何  
繫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子知豪傑之士  
不爲衰俗所囿而雄渾之作或當與秦漢并

### 章氏三子制字說

龍泉章史君有三丈夫子孟名存道仲名存誠季名存厚既  
皆冠矣嘗有爲其字者而其配名之義有未盡焉三子者以  
其父命請予爲更之子竊自念加冠制字乃大賓之貴衰朽

之餘精神遐漂安能與聞於斯雖然不敢辭也予聞天道付子實有恆則唯正是將本無頗僻君子脩之是之謂德請字存道曰允德何如人道之務唯在乎誠衆善之源隨物以形其欲致之必由於明請字存誠曰允明何如地道所貴既厚且大深重弗遷宏博無際無所不負是曰能載請字存厚曰允載何如夫允之爲言信也三子者信能察之則無媿於名若字者矣雖然未也學貴能辨辨則不戾視德爲虛元而不驗之於實德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求明於寂嘿而不著之於民用者其所謂明非吾之所謂明也視載爲易足而不本之於龐鴻者其所謂載非吾之所謂載也三子者慎之哉雖然未也辨貴乎行不行猶馬之無足隼之無羽也宏其中廓乎使有容制乎外無使其沛節其欲不遠而復遏絕其

未然而其天始全泊焉其若虛肅焉其若拘統焉而有樞如此方能入於君子之塗矣三子者勛之哉雖然未也而家自太傅公以來以詩書禮樂衣被於子孫極盛而休其章被之蟬聯勳業之輝煌溢於史冊而播於士大夫之口者先後相屬也而父史君尊崇理性之學嗜善如飴厲行如金石而三子者又各有士君子之操或提義旅以鎮捍鄉邦或攄所蘊以著澤物之仁或酬志書詩以續其先緒亦既綽有令譽而子猶諄諄爲是言者進學之功無已而繼志之責不易也必使上不媿天中不媿人下不媿地斯善矣三子者勉之哉雖然未也薛氏有三鳳焉才非不高也而德則鮮也賈氏有三虎焉位非不榮也而德則鮮也宋氏有三絕焉才非不多也而德則鮮也非三子者之所樂聞也三子者之所樂聞其殆

聖賢之學乎予之有望於三子者可謂遠也已矣三子者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猿說

武平產猿隕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點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閒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卽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號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沉人也耶

鄭氏名濂解

余友鄭仲德氏閒叩余曰幸與子同名濂而論者屢病濂字之義無據子亦知其說乎余謝之曰余固寡陋至於父命之名則豈容有弗知之理耶請得而略陳之按濂字始見於

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二十九

周禮之輪入其文曰雖有深沈亦弗之濂也鄭元借作粘音注謂泥不粘輻是已許慎說文解字唐人所抄舊本則曰濂力葦反從水從兼或從廉薄水也一云中繩小水又云淹也徐鉉所定新本則又曰濂力鹽反從水兼聲薄水也一云中絕小水不言或從廉以余觀之水必水字之誤繩必絕字之訛所謂濂則水之淺薄者爾由其淺薄小水故中絕也若試作繩作水則於義難爲訓矣雖曰郭璞山海經傳有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及酈道元水經注有水自下通爲繩之語終不若絕字爲暢意者鉉見唐本之謬爲之校定如此亦未可知也又按顧野王云濂與濂同里兼里忝舍鑿三反薄也大水中絕小水出也其說與鉉正合豈鉉之所校定者實有本於此耶又按黃帝內經陰陽類論曰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

云濂者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細玩經之下文以石水盛水同喻則冬月水冰如石盛則雨雪皆解爲水之時則濂之爲義似與小水出之意粗同銛之所定當益可信不誣矣至若晁說之謂濂字從兼亦本文廉字非兼并之兼者固不察兼乃諧聲之義而樓鑰所云字書無濂字林黃中疑後世所加若元結之唐暗悟者亦不考舊本或從廉及顧氏濂與濂同之說近者楊恆著書學正韻自負該博輒輕易改絕爲統尤與小字之義不相合也然而濂字在周官則宜作力鹽反而以淹訓之其義亦通正不必借音戴侗溺於鄭說乃於六書故收粘音之濂而於廉音之濂則不收又可笑也矧此字本無深義特以濂溪周子而顯以濂名溪乃道州營道縣小澗去州城之西二十里而近初亦以小水得名胡瑄云楚粵之宋文憲公全集 卷四十四 韓刻補輯

間方言謂水小者爲濂亦一證也周子家於是溪之上晚寓九江蓮花峯下不欲忘其初遂用故里之號亦以濂名溪黃庭堅作濂溪詩則謂溪名周子之所自取而濂爲清廉之義則其說尤異於所聞也余老且多病舊學廢忘十至八九其言雖覩縷不輟未必可徵仲德尙求大雅之士而正焉不須病濂字之義無據而期師法濂溪其人斯可矣哉或者則曰韻書云廉儉也釋名云斂也皆有收縮之意釋字唯四聲最近濂之從廉其爲薄水豈不昭然也哉此論頗有補於說文復繫之

